



不是所有的梦 都来得及实现

□ 任翔宇

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说这话的席慕容可能九零后零零后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可是在遥远的1988年、1993年、1996年,这位留着蒙古族血液的大妈用一首又一首的温婉诗歌慰藉了这些年份里如我一般倔强生长的无数青涩青年。那些滋养着心灵的长歌短句,是青春物语,也是那时对未来迷惘未知时刻赖以坚定内心的鼓舞春风。“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但是,“在暮霭里,向你深深地俯首,请为我珍重”。

梦从来都不是用现实的标准来判断的,否则,还做什么“白日梦”“黄粱美梦”,谈什么“梦想成真”。

所以,做电视节目可以取名叫《梦想改造家》,看节目的可以触景生情欢笑泪水一起度过,接受改造的家庭,肯定应该知道,从梦想照进现实,不是未必,是一定不能用游标卡尺比照着一一对应的。

对,这次我要说的,是因为用132万元改造甘肃农村房而在前段时间攀上热搜的,毁誉参半的《梦想改造家》。

热点过去了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的两期节目中中规中矩,延续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一贯的温情、细腻、惊喜模样,节目组力求拉回原有的观众群体,挽回一期争议节目带来的反对声音。

以我自己看了这几年好几季《梦想改造家》的感官来说,没必要。

每一期的改造,说到底,是设计师和施工方的作品呈现,其他的,都是节目效果,什么几代人蜗居几十平米的逼仄,什么年轻人婚房从烦恼到惊喜,这些是现实,不是需求。需求是,得有一户人要住这里,尽量让他们住舒服。

住这里,是在没办法换环境的现实存在,住舒服,是很难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千人千面。有差异有不同理解,很正常,没必要放大,也没必要患得患失。我自己觉得花132万元改造的甘肃农村房,还可以,至少,没网友们批评得那么差。

装修这件事,邻居说的,网友说的,甚至亲戚朋友说的,都没有用,谁住谁知道,谁才有发言权。大西北的山村一隅,几棵树,小菜园,并不违和跳脱高耸独立的红墙小院,阳光可以照进每一间卧室,有地暖,还保留着北方的暖炉设计,屋顶可以晒枣子,客厅里可以望见自家果园里参差的果树枝丫,厨房卫生间和城里没什么两样,干净、卫生、方便,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能交付。

花了132万,看起来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也是网民们争论的一个点。132万其中土建88.6万元,硬装32.2万元,软装11.8万元,多吗?我觉得,还可以。去年我把自己的老宅子重新装修了一遍,也因此深深意识到,旧房重装、老房改造,费钱,费人,费力。甘肃白银的这家农村房,等于是重建,设计、材料、运输、装卸、安装,现场施工,尤其还是现浇,秋末临冬的时节,疫情之下的变数,都是要花钱的,换位思考一下,不提北上广深,就任意一个四五线城市,花132万,能不能得到这样一处二层独门独户至少是精装标准以上的房子?不能因为是农村,就把物价和实际价值都拉低一个等级。

甲方的诉求,是加上儿女们回来要二十多口子人能有地儿住能有地儿吃饭撒欢儿,同时要方便两个日常居住的老人生活起居。生活起居不仅仅是困了睡饿了吃,还有日常的打扫、维护,所以我当时自己内心也暗暗否定了老人为了排场面子想要盖几层小洋楼的构想,杜大爷看中的邻居新盖好的欧式二层小洋楼,那是杜大爷心目中新房的样子,但是实话实说,那是中看未必中用的模板化新时代农村小洋楼。西北灰尘大,每天打扫一遍就得大半天儿,平时又没那么多人住,空着落灰,上上下下打扫费膝盖,实在是没必要。

另外,红砖小院怎么了?审美就不如小洋楼了吗?就不环保了吗?就LOW了吗?我倒是更不觉得。红砖建筑和小洋楼谁能称之为艺术,不仅仅是中式审美和西洋审美的分别,还有更多来自于对环境的判断,对材料的选择和对建筑设计本身专业性的考量。红砖建筑同样也是可以成为经典的凝固艺术,英国最古老的几所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当时都是用红砖修建的,清华大学的四大建筑也是红砖的,此后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也用了许多红砖建筑,成为最著名的褐石城市,至今几乎每年都有红砖建筑获得建筑界的大奖,和突兀的罗马柱风格或者山寨的巴洛克、洛可可甚至是哥特式风格相比,我个人觉得红砖的风格和环境更和谐,退一万步讲,至少不难看,而如果建成欧式小洋楼,可能会很难看。如果建成欧式小洋楼,也实在没必要请一个中央美院出来的获奖设计师来丢那个人。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家的期望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审美和需求都不一样,可以看不中,但是要公道,公心讲,没到非得讨伐的地步。

我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好,但是真心觉得不差。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好,在于节目呈现的是个半成品,需要体现中央美院级审美和获大奖水准的惊艳展示未能呈现,与其说是遗憾,还不如说是工期迁就节目播出档期的冲突影响了房子的实际效果。觉得不差,在于杜大爷对于大家族的儿女阖家欢乐情结有着非常本土化的实现。这期节目的主题叫《二十个人的空巢之家》,一个看起来有点悲凉和落寞的名字,在收房时刻,因为孙辈好奇观察和儿女们挑选房间的兴奋冲淡了些许乏味味道,但其实,这是杜大爷的房子,他和老伴将在此终老一生,儿子女孙们,毕竟是一年来不了几回的家人,这个家,得适合老人。地暖的温度,枣子的结果儿收拾晾晒,冬日里阳光洒进家里的和煦,老物件的熟稔,现代化厨卫设施的便捷,挺好。

一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一个房子,也不是只有好和不好两种选项。这几天在看《两个人的世界》,人心在,租来的简陋小屋亦满满家的味道,人心散,纵别墅小楼,又何尝不是冰冷无常。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所以,我们通常只能一边做梦,一边面对现实,这都是生活,都没必要非得让梦想归边。



最好的和最糟的 距离有多远

一段婚姻在走向消亡时,能有多残酷、多令人窒息,无数优秀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有过刻画描写。电影《革命之路》里,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妻子对丈夫凄厉尖叫,明白地宣示“我恨你”。《婚姻故事》里,亚当·德莱弗饰演的丈夫向妻子怒吼,咬牙切齿地诅咒“我希望你死”。曾经相爱的两个人歇斯底里地争吵、痛哭,互相指责,用最恶毒的语言撕开对方心底最软弱的伤口。更别说还有争抢孩子抚养权、争执彼此父母对错、争夺家产的各种不堪。是的,许多人都听过身边离异朋友的倾诉,多少有所了解:当一段婚姻走向深渊,其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宛若战争。

但我们从未见过,战争结束后,走下战场的两个人能坐下来一起平静地回顾战争。打开韩国综艺节目《我们离婚了》的那一刻,我一度误以为能看到这样的奇观。毕竟是如此稀奇的设定:已离婚的前任夫妻单独相处三天两夜,一室二人三餐,在72小时里回顾过去、打开心结。而第一期参加的夫妻又是如此独特:一对已离婚13年的老人,均年过六旬,到了耳顺之年,能以更平和宽容的心态相对;另一对年轻人则刚离婚不过7个月,却能和睦相处、合力育儿,做到“分手仍是朋友”。这样的组合应该能碰撞出一些对破裂婚姻的全新体察。

然而奇特的设定和选人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不同。离婚13年组,前妻鲜于恩淑的质疑如连珠炮般不肯停歇:“为什么新婚旅行时全程丢下我,和朋友狂欢?”“当年被我撞见牵别的女人的手是怎么回事?”“为何非要和对我不友善的人来往?”以及“我曾经多么痛苦委屈,你知道吗?”这些本该在婚姻中说清楚的问题,离婚13年后她还在苦苦等待一个答案。而前夫李英河依然顾左右而言他:“喝杯咖啡吧!”“今天有点冷!”“我给你念首诗!”对于所有质疑,他都矢口否认:“不是这样的。”“没这回事。”“我不记得了。”他还连连摆手,叫前妻不要再问。结果,这三天两夜相处下来,不过是26年婚姻生活的重演:男方还是没能体会到女方的心情,照旧呼朋唤友、喝酒弹琴;女方依然没能表达真实感受,仍困在贤妻的角色里,压抑内心的不满,做饭清扫,强撑笑脸待客。

反倒是离婚7个月组更平和地谈到了婚姻中的问题和感受,但也不过是浮皮潦草的反思。前夫崔烤肉认可前妻在婚姻中的辛苦和委屈,但主要的还是为求复合,提到核心的家庭矛盾,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句“父亲年纪大了,他的意思我不能违抗”。也就难怪他的前妻刘紫苏不愿过多吐露心迹,谈及过去种种只是皱眉不语。当仍在挑剔前儿媳的男方父亲突然出现时,女方依旧躲起来不敢露面,男方也依然没有承担责任、协调关系的自觉。

即便如此,《我们离婚了》还是让经历过婚姻和正在婚姻中的人们边看边叹息。崔烤肉肉字斟酌、反

复试探前妻是否能改变心意,刘紫苏决绝之下一次次别开头去、强忍泪水。鲜于恩淑对前夫感慨:“你不觉得过去的时间好可惜吗?”一直左躲右闪的李英河也感叹:“26年的婚姻生活,我又怎会没有遗憾?就这样后悔着、反省着,年岁渐长,岁月流逝……”视频上方,一条条弹幕时不时飘过:看哭了。

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理查德·拉索在小说《格里芬教授的烦恼》中有一个关于婚姻生活的绝妙比喻。工匠们盖房时,每隔一会儿就要确认:“垂直吗?”回答经常是:“一分钟之前是的,现在还算垂直。”不过,“只要不是在盖摩天大楼,偏离地基半个气泡也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婚姻偏偏就是一栋30层的高楼,往往盖到十几层时才发现底层偏离了基准线,如果手边的工具又没法够到,就只能忘了它,另起炉灶。于是,那栋盖了一半的破屋也就永远留在了那里。《我们离婚了》之所以引发关注,就是因为它把曾经的两名工匠重新带回到那栋破屋前。追究当初是谁搭偏地基已无意义,如果双方都没有拿到新的工具,重新添砖加瓦盖下去也不过是屋毁楼塌。最理想的结局,是站在楼前凭吊一番,然后互相拍拍肩膀,一起动手拆了这栋烂尾楼,让内心的这块领地重归平整。

只是谈何容易。华盛顿医科大学的压力调查结果显示,在人一生承受的压力中,排在前10位的:第一是配偶的死亡,第二是离婚,第七是结婚,第九是与配偶和解。10件事竟有4件与婚姻相关,难怪有人感叹“不婚保平安”。但也由此可见,婚姻在我们的人生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地位。我们由之组建家庭、诞育子女,为之全心投入、全力以赴。要一砖一瓦地把曾经满怀憧憬和期待、辛苦搭建起来的建筑拆除,再共同把曾经合力深挖的地基填平——《我们离婚了》试图引领离婚夫妻做出这样的尝试,却似乎远未成功。

但即便只是看着离婚夫妻扒开荒草,短暂地回到旧屋前并肩凭吊,已经意义非凡。人们被这档节目打动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每对夫妻在搭建婚姻大厦的途中,都曾付出心意和努力,一次次地确认垂直,却难免敌不过时间和生活的消磨。回头看时,发现不知在哪个瞬间变成了“还算垂直”。如果还来得及,多确认审视几次,确保大厦垂直下去;就算来不及,只能放弃,也不能任由破屋荒芜坍塌,留下一片狼藉。

毕竟,我们过去人生中最好的以及最糟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王文

